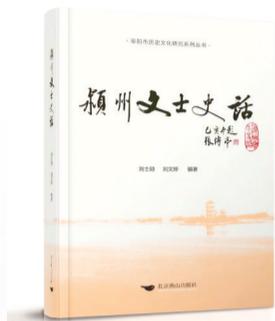




大地的灵魂

安徽合肥 许辉

求得一册《颍州文士史话》，闲来品读数页，颇是一种享受。所谓文士，大约即指文人雅士，或文人名士，甚至文人隐士。依作者说法，《颍州文士史话》中收录的是，“把操笔杆、留下著作、在文学史上或地方有重要影响的文人名士”。作者这里所说的“地方”，自然就是颍州。颍州是阜阳历史上的一个行政称谓。由于此称谓影响巨大，因此后人常把它拿来概称那片行政地域。



虽然《颍州文士史话》讲的是颍州这个地方文士的某些历史事迹，但由于是史话，因而这种文士的人生或历史，不能不当历史看，但也不能都当史实看；不能没有文学演绎，但又不能全当文学演绎。史话是一种特殊文体，有点类似纪实文学，或纪实小说。从名称上看，这虽然相互矛盾，因为小说是虚构的，而纪实又不能虚构，但读者有需求，社会有土壤，作者有冲动，史话类著作能很好得满足人们通俗易懂地了解文化、了解历史的广泛需求，于是这种文体就流行于世了。

举个例子吧，《颍州文士史话》中专有记述管仲的一章。管仲老家在现颍上境内，年轻时和好友鲍叔牙一起做买卖，养家糊口。后来，他们都生活在齐国，鲍叔牙为公子小白做事，管仲为公子纠做事。公子纠是公子小白的哥哥。当时齐国混乱，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怕出事连累自己，就都带着亲信跑到国外去了。忽然有一天，公孙无知杀死了齐襄公，齐国顿时失去了国君，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赶紧带着亲信回国，谁跑得快，先回到齐都，谁差不多就能抢到国君大位。管仲为了阻止公子小白抢先回到国内，就带人在路上截杀，两人互射，管仲一箭射到公子小白衣带的金属钩上，但最终未能截住，让公子小白抢先回国，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齐桓公。人家上台了，话就不那么好说了，于是仍在鲁国的公子纠被逼杀，他的亲信召忽被逼

自杀，管仲被囚禁起来。公子小白气呀，要报那一箭之仇，大叫道：俺恨管仲！俺一定要杀了管仲！可是鲍叔牙这时出来保管仲，大致的意思是，管仲有能力助您称霸，您自己看吧，您要想称霸，就使用管仲，您要是不想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齐桓公咬牙切齿，想想还是忍了，他想称霸。这说明齐桓公亦非凡角。于是让管仲来主持国政，助力齐国成为当时第一位的大霸主。后来谈起往事，管仲禁不住感慨道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也！”

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，详刊于《列子·力命》中。在我看来，这大约就是上好的史话。《列子》成书较晚，现在一般认为《列子》成书于公元后魏晋时期，许多内容是当时的学者附益而成的。《列子》又是典型的文学作品，因而集子中的人物和事件，你说它不是历史吧，它有极佳的史料价值，你说它是史实吧，它又有许多发挥演绎的成分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直叫人难辨真伪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有时候不一定能弄得清楚，有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弄得那么清楚，因为它就是史话，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，不是经典化的历史，并且永远无法消灭或取代，因为对这种史话，读者有需求，社会有土壤，作者亦有创作的冲动。

颍州大地文士辈出，星光灿烂。在《颍州文士史话》中，记载了历代颍州文士近百名，可谓蔚然大观。作者长期教书育人，桃李天下，又钟情学问，辛勤搜梳，寒来暑往，大著终成。历史上的颍州文士，性情各异，经历不同，风尚有别，术攻不一，这是他们的不同点；但他们是大地灵魂，是乡党的骄傲，某种意义上，他们也是后人的样板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。《颍州文士史话》作者要告诉我们的，大概至少有这两层意思吧。

（《颍州文士史话》，刘士勋 刘文婷著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23年3月第一版）（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散文委员会委员、安徽省作家协会第五届主席团主席）

母亲

安徽庐江 曾福来

母亲离开快两年了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她。母亲是一个勤劳的人。她生长在旧社会，从小就经受过许多苦难。她生养了我们六个兄弟姐妹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，为把我们拉扯大，母亲节衣缩食，披星戴月，吃尽千辛万苦，尝遍世间酸楚苦辣。

冬天怕我们冷，晚上睡觉前她就先上床给我们焐被子。夏天怕我们热，她不顾疲惫的身子拿扇子给我们扇凉风，驱蚊虫。1988年，家境有所好转时，一场病魔带走了父亲。从此，母亲用柔弱的双肩扛起家庭的重担，她把所有的愁苦都放在心里。尽管她白天淌的是汗水、晚上流的是泪水，可是她从不叫苦叫累，把我们相继抚养成人。如今，母亲走了，带走的是自己的一世辛劳，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伤悲和遗憾……

母亲是一个善德的人。她没文化，却通情达理。朴实、善良是她的本质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一生与人为善，与世无争，热心助人。母亲一生生活清贫、俭朴，不追求物质财富，更不向子女和他人索取什么利益。我们平时给她的一点零花钱，她从来都不乱用半分，偶尔我们回家带点好吃的，她总拿出来给别人的孩子，或

与邻里们分享。予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当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，乡亲们无不叹息地说上这样一句朴实的话：“这老人一生是个好人！”母亲的一生看起来平凡，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很了不起的一生！

母亲是一个“有福”的人。母亲死于突发性脑溢血，享年83岁。她没有经受过病魔的折腾，离去的日子也是风和日丽。她没有怨言，没有遗憾，走得是那样的安详；她生养的六个子女虽没有出人头地，但是都比较孝顺，兄弟姐妹能和睦相处，很少让她烦神和操心。这些年来，或为了工作，或为了生计，我们天各一方，没有很好照顾母亲，让她受尽了孤独，可她从不怨言我们半句。看似有福的母亲却是那么的无福！

呜呼，母亲，儿女寸草心，永远报答不了您的养育之恩。

高原红

安徽合肥 金运明

5月10日，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党政代表团从遥远的雪域高原专程来到合肥，答谢回访当年安徽参加对口援建松潘地震灾区的广大援建人员。一见到那张张亲切而熟悉的高原红面颊，顷刻间，当年参加援建的情形，像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。2008年5月12日，汶川发生特大地震，安徽对口援建松潘县。我奉命奔赴灾区，参与组建安徽省驻松潘县援建办公室，并担任援建办副主任兼宣传组组长。

2008年6月，我随第一批援建大军迅速进驻这座雪域高原上的千年古城，感到责任重大。我和战友白天忍受高原缺氧，脚踏高海拔，冒高寒，头顶强烈的紫外线，爬山涉水，察灾情，慰灾民，送物资，帮助灾区群众重建家园。在援建的日日夜夜里，我曾粗略地统计过自己亲身经历有感余震127次，其中最强的一次是6.1级余震。那时，我们刚到松潘，正处于余震频发期。援建办临时租住在县城旁一幢砖混结构四层楼宾馆里，这个宾馆在地震中虽没倒塌，但墙体裂缝随处可见。居住这一环境，难免让人胆战心惊，甚至可以说是畏惧。我和战友们既要克服心理障碍和恐惧，还要时刻树立防患于未然意识。为了预防余震，晚上睡觉前，我们总习惯性地一只装有少许矿泉水的瓶子，倒扣在床前桌子上，起预警作用。

松潘山高路险，有的路直上直下，有的路高高悬挂在山崖上，路边就是万丈悬崖。由于高海拔、高寒气候缘故，山上寸草不生，光溜溜的。加之藏族和羌族常年又居住在高半山，素有“云上民族”和“云上人间”之称。而这些高半山上的藏寨、羌寨，都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。越是灾情严重的地方越要深入到这些山寨抢险救灾，重建家园，基本上靠两只脚步行。一旦遇上余震，山上的乱石随时有可能滚滚而下，甚至连躲避的地方都难以找到。我们遭遇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已是司空见惯。

最为恐怖的是，在路上行走、开车，还得时时处处提防着山上飞石。稍不留神，就可能被山上飞来的石头砸到。有几次遇险，至今难以忘怀。一次，我和几位战友一起到一个偏僻的重灾乡镇去察灾情，路上被困在一个山窝里达11个小时，身上携带的矿泉水、干粮全都吃光了。这还不算啥，更加记忆犹新的一次，我去毛儿盖途中遇上余震，只听得路旁的高山上发出阵阵的“哗啦哗啦——”声音，顷刻间巨石、碎石直冲公路而来。大家纷纷弃车而逃，跑到江边躲避……等余震过后，我也缓过神来，有的车被碎石掩埋，有的车被巨石砸烂。庆幸的是，我所乘坐的那辆车安然无恙，车前车后全是石头，却没被砸到。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当年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坚守援建神圣岗位，与灾区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肩并肩、心连心，不畏艰难险阻，硬是在雪域高原上重建一个崭新的松潘。

援建几个月下来后，我们个个肤色变得黑里透红，也渐渐融入到松潘当地群众中，和当地人站一起，不听说话口音，很难辨认谁是当地人，谁是外地人。

岁月无声，时光流逝，转眼15年过去了。为纪念安徽对口援建，经松潘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批准，每年5月10日被定为“松潘县安徽日”。

时隔15载，松潘县党政代表团远隔千山万水专程赴皖，看望慰问当年援建人员。一切都在向好。也祈盼松潘越来越好。

